

天地五岳

清风
剑



东南大学出版社
SOUTHEAST UNIVERSITY PRESS



清
风
剑
著
TIAN

天
地
人

YUE

岳

丁
出
版
社
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地五岳 / 清风剑著.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8. 5

ISBN 978-7-5641-7768-3

I. ①天… II. ①清… III. ①游记-作品集-中国-
当代②风光摄影-中国-现代-摄影集 IV. ①I267.4
②J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85154 号

天地五岳

著 者: 清风剑

出版发行: 东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四牌楼 2 号 (邮编 210096)

出 版 人: 江建中

责任编辑: 张 慧

网 址: <http://www.seupress.com>

电子邮件: press@seupress.com

印 刷: 徐州绪权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210 千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41-7768-3

定 价: 60.00 元

(本社图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营销部联系, 电话: 025-83791830)

自序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在佛家和道家的典籍中，山都是离天最近的地方。远离世俗的喧嚣，放下红尘的欲望，与白云清风为友，与日月星辰为伴，在这种环境里，人自然就容易洞悉天地的奥秘，得到生命的超脱。所谓“仙”者，即是傍山之人也。古往今来，传说中的高人和神仙们往往都是住在那些远离尘世的深山中。

在古人的眼中，山是神圣的，也是神秘的。之所以神圣，是因为山的厚重，然而这种厚重中却又氤氲着灵动缥缈；之所以神秘，是因为山的灵动，然而这种灵动中却又蕴含着厚重沧桑。所以孔夫子说：“仁者乐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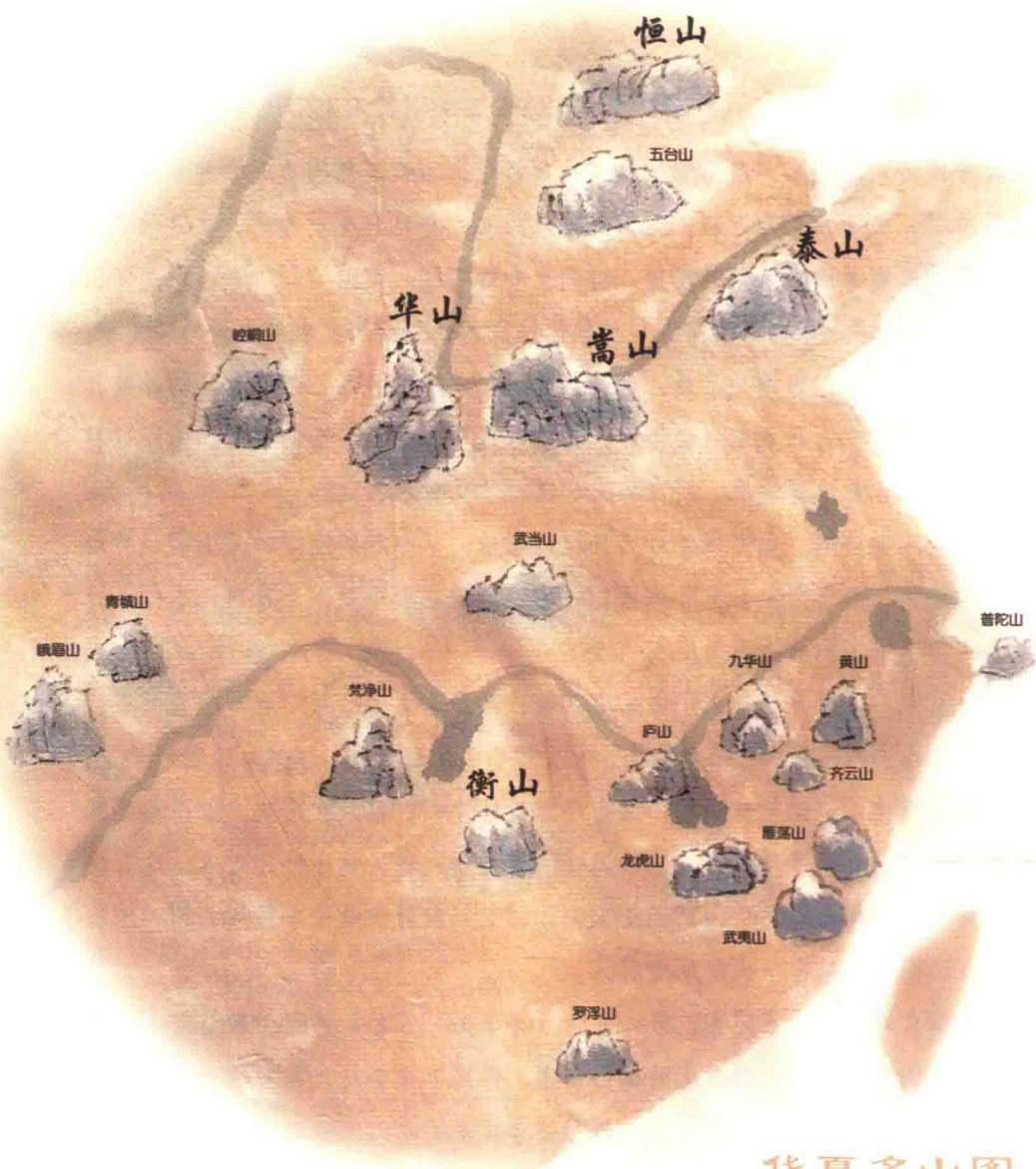
可能是天性使然，也可能是后天环境的影响，从小就对远方的大山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情怀；垂髫之年，便和徐霞客一样，暗暗在心中蓄下了五岳之志：从五岳开始，走遍中国的名山大川。

六合八荒，华夏九州，天下名山者甚繁；然能名之为“岳”者却唯有其五，是谓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诚然，论自然风光，五岳不算最惊艳的；论海拔高度，五岳不算最伟岸的；论人文历史，五岳也不算最悠久的。然而俗话讲得好：“五岳归来不看山”，在炎黄子孙的心里，这五座大山沉甸甸的分量永远是他山所无法比拟的，它们就好像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一样，在我们的血脉中一代代延续着。

应缘撰文成书，想来想去，最终还是选择了以“五岳”为题。希望以此作为管中窥豹的视点，展现云游路上的冰山一角。惟愿以文会友，结交天下志同道合者！“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若有一二读者阅之能会心一笑，已是足矣！

目录

嵩山	恒山	衡山	华山	泰山
173	131	93	51	1



华夏名山图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纵有千古，横有八方。茫茫太古的海陆沉浮之间，一座苍健挺拔、雄奇巍峨的大山在东胜神州的齐鲁大地上拔地而起。它映照东海，巍然而柱天，与苍穹之上的北斗星遥相呼应。天地间的黄钟大吕在这里奏响，乾坤阴阳在这里交泰。

泰山，古名岱宗。岱者，始也；宗者，长也，故泰山为五岳之长。春秋时期，岱宗改名为泰山。泰，安也，本义为通达顺畅，吉祥安宁。《易经》言：“泰，小往大来。吉，亨。”古汉语中“泰”亦通太，太者，大也。古人以天地交泰为大，故常言道：“泰山安，则四海皆安。”

东岳泰山，五岳独尊，吐纳千秋而泽被百代。道家天书《五岳真形图》有言：“盖闻，乾坤之内，五岳者谓之神。五岳之中，岱岳为其祖，莫不应其造化。”西汉智圣东方朔则誉其“吞西华，压南衡，驾中嵩，轶北恒，为五岳之长”。而同时代那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文化巨人司马迁，则留下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千古名言。天下之轻，莫轻于鸿毛；天下之重，莫重于泰山。

纵观上下五千年，无论英雄豪杰，还是江湖草莽，抑或文人墨客、才子佳人，到此无不竞折腰。纵然那忧国忧民的少陵野老，至此也一改平日沉郁顿挫之文风，留下一首雄浑豪迈的诗坛绝唱：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古往今来，历代文人墨客歌咏泰山的诗词歌赋虽不胜枚举，却未有出其右者。

山以诗名，诗以山显，这首镌刻山河、雕镂人心的《望岳》也成了千年来泰山最好的名片，它和泰山岿然屹立的身姿一起，化为不朽的精神丰碑，立在代代炎黄子孙的心头。

面对这一份亘古的沧桑厚重，吾等后辈欲写泰山总有无从下笔之感。像清代桐城派散文大家姚鼐的名篇《登泰山记》，虽辞藻华丽语出非凡，读之却总有戛然而止而言不尽意之感。但为了自己心中的那座泰山，也只好提笔强为之容，贻笑大方之家。

登泰山記

姚鼐

泰山之陽汶水西流其陰濟水東流陽谷皆入汶陰谷皆入濟當其南北分者古長城也宋高日觀峯在長城南十五里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師乘風雪歷齊河長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長城之限至於泰安是月丁未與知府朱孝純子穎由南麓登四十五里道皆砌石為磴其級七千有餘泰山正南面有三谷中谷繞泰安城下鄒道元所謂環水也余始循以入道少半越中嶺洩循西谷遂至其巔古時登山彌東皆入道有天門東台者古謂之天門豁水余所不至也今所經中嶺及山巔崖限當道者世皆謂之天門云道中逢霧水滑磴幾不可登及既上蒼山負雪明燭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徠如畫而半山居霧若帶然戊申晦五鼓與子穎坐日觀亭待日出大風揚積雪擊面薄東自足下皆雲漫積見雲中白若搏搗數十立者山也極天雲一線異色須臾成五彩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紅光動搖承之或曰此東海也迴視日觀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絳暎駭色而峭若儼焉西谷俗祠又有碧霞元君祠皇帝行宮在碧霞元君祠東是日觀道中石刻自唐顯慶以來其遺古刻盡泐失傳不啻道者皆不及往山多石少土石蒼黑色多平方少圓少排豎多松生石罅皆平頂冰雪無瀑水無鳥獸音蹟至日觀數里內無樹而雪與人膝齊

宣中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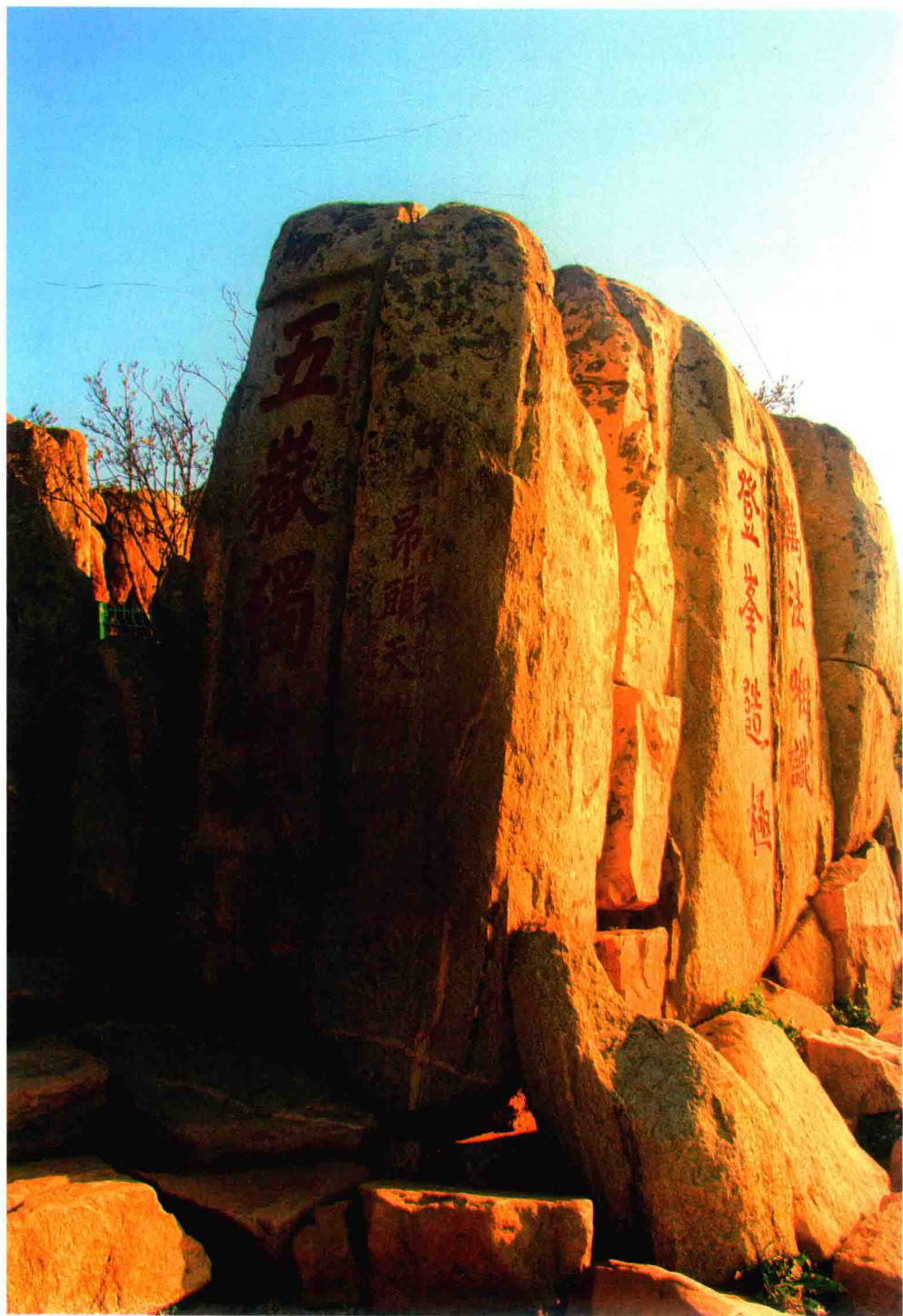
金秋十月，丹桂飘香，又到了乍寒还暖的时候。从“烟笼寒水月笼沙”的秦淮河畔来到了雄风浩荡的齐鲁大地，民风亦为之一变，连空气中都弥漫着一股古朴凝重的气息。

曲阜的万仞宫墙内，孔庙的大成殿已经巍然端坐了千年，到今天依然是县城中最高的建筑；一墙之隔的孔府深宅大院里，“衍圣公”世袭的辉煌一去不复返；苍松翠柏的掩映中，孔林夫子墓上的芳草萋萋如旧，风吹又绿；沂水河畔，用卷起的芦苇叶吹出心声，不慎惊起了一滩鸥鹭。兖州的兴隆寺内，残砖碎石诉说着昔日的辉煌，远去了那响遏行云的梵音佛号；沂水和泗水汇聚的金口坝下，翻滚的浪花卷起心底的几丝雄浑，几丝悲壮。

曲阜谒孔、兖州寻古，经过五千年前黄河文明发祥地之一的大汶口，终于来到东岳泰山的脚下。五千年前的大汶口、两千年前的孔子，历史之久远已经让人觉得有些模糊不清；然而端坐在华北平原的泰山已经独自静静伫立了二十五亿年，它的年龄甚至比青藏高原上的“世界屋脊”珠穆朗玛峰更古老。

“岱山高兮，不知其几千万仞，根盘齐鲁兮，不知其几千百里。”迢迢千里行，当诗歌里和传说中那座拔地通天的大山第一次真实兀立在我的眼前时，不禁胸中乱云翻腾，丹田一股豪气陡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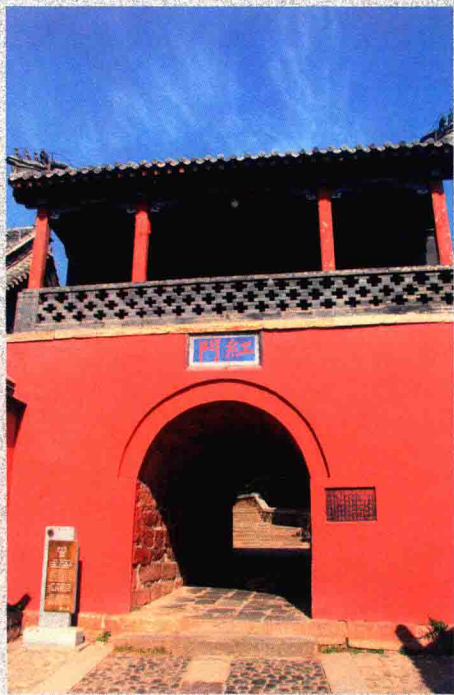
志欲小天下，特来观泰山！



云游四方，若行于山野乡村，则多借宿于寺庙、道观或是好心人家；若驻于闹市街区，则多是选择沙发客互助的形式，有时也会在各式青年旅舍落脚。这次来到泰山脚下，提前联系了老县衙旁国际青年旅舍的免费沙发，提供沙发的韩姐同时也是这家青旅的老板。由于之前在手机上便聊得颇为投缘，韩姐更是大方地表示我想住几天都可以。

青旅的地理位置离岱庙很近，步行也就不到五分钟的路程。一入店中，韩姐就热情地给我泡茶，还为我引荐大厅坐在沙发上的几位朋友，据说都是当地文化圈的“大佬”，他们近期正在筹划当地一个大型的文化活动。初次见面，自然免不了一场寒暄。

虽然名义上是沙发客，但韩姐并没有真的让我睡沙发，而是让我直接住在了宽敞明亮的六人间。办完登记手续，在房中清减行李，将一部分上山时不需要用的东西锁在柜中。打了个盹儿后，走到路口乘公交前往泰山脚下的红门。



红门，顾名思义，因岭南崖有红石如门而名，从红门前经中天门登十八盘入南天门至玉皇顶的这条山道如今是登临泰山的最经典路线，而在古代，这条路的名字则叫作泰山御道。顾名思义，它是历代帝王封禅泰山时的专用通道。

《左传》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古代社会，祭祀和战争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事情，而由周天子巡视四方诸侯的“巡狩”制度演变而来的封禅活动则是祭祀活动中最隆重的典礼之一。《史记·封禅书》记载：“此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故曰禘。”封是祭天，禘是祭地。古来泰山筑坛祭天，梁父山辟场祭地，合之为封禘，所谓“天高不可及，于泰山上立封禘而祭之，冀近神灵也”。

历代帝王与泰山封禅

朝代	皇帝	年代	山名	备注
秦	秦始皇	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 219 年）	封泰山	禅梁父山
	二世胡亥	二世皇帝元年（公元前 209 年）	登封泰山	
	武帝刘彻	元封元年（公元前 110 年）	封泰山	禅肃然山
		元封二年（公元前 109 年）	封泰山	祠明堂
西汉		元封五年（公元前 106 年）	封泰山	祠明堂
		太初元年（公元前 104 年）	封泰山	禅蒿里山
		太初三年（公元前 102 年）	封泰山	禅石闾山
		天汉三年（公元前 98 年）	封泰山	祠明堂
		太始四年（公元前 93 年）	封泰山	禅石闾山
		征和四年（公元前 89 年）	封泰山	禅石闾山
东汉	光武帝刘秀	建武三十二年（公元 56 年）	封泰山	禅梁父山
	章帝刘炆	元和二年（公元 85 年）	柴祭泰山	祠明堂
	安帝刘祜	延光三年（公元 124 年）	柴祭泰山	祠明堂
隋	文帝杨坚	开皇十五年（公元 595 年）	为坛设祭泰山	
唐	高宗李治	乾封元年（公元 666 年）	封泰山	禅社首山
	玄宗李隆基	开元十三年（公元 725 年）	封泰山	禅社首山
宋	真宗赵恒	大中祥符元年（公元 1008 年）	封泰山	禅社首山
清	圣祖玄烨	康熙二十三年（公元 1684 年）	祭祀泰山	
		康熙四十二年（公元 1703 年）	祭祀泰山	
	高宗弘历	乾隆十三年至五十五年	先后 10 次祭祀泰山	

《史记·封禅书》：“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虞羲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云云；颛顼封泰山，禅云云；帝喾封泰山，禅云云；尧封泰山，禅云云；舜封泰山，禅云云；禹封泰山，禅会稽；汤封泰山，禅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禅社首；皆受命然后得封禅。”



公元前219年，笃信天命的秦始皇不远万里从关中咸阳来到东岳泰山，他自定礼制、整修山道、岱顶登封、立石颂德，成为史料典籍中举行“封禅”大典的第一人。百年之后，文治武功的汉武帝也跟随始皇帝的脚步，扫平宇内的他先后八次来到泰山行礼封禅。而传说在更悠久的历史时代便早已经有七十二位帝王先后至此点燃祭天的柴火。只是关于他们的资料过于模糊，已经难以考证。

若根据有案可查的史籍来算，泰山封禅始于秦始皇，止于宋真宗。其后虽改封禅为祭祀，但东岳泰山的地位反而有升无降，无论是在庙堂还是在江湖。自秦汉至清代，历朝历代皇帝君临泰山27次。他们祭天祷告，祈盼苍天保佑自己的江山社稷，所到之处建庙塑像、刻石题字，写下自己的丰功伟绩让后人瞻仰。

红门宫前的“孔子登临处”是后人为纪念夫子而修建的一座石坊。“泰山胜迹，孔子称首”，圣贤中有孔子，犹如山岳中有泰山。“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诗经》中说的是泰山，《史记》中说的是孔子。一位圣人与一座神山凝结成的文化印记早已穿越时空，永久烙在炎黄子孙的基因中，流淌在中华民族的血液里。只可惜，当日红门宫、斗母宫等沿途道观尽皆大门紧锁，谢客的理由居然说是为了防火。

红门宫旁有“登高必自”碑，游人至此，方才算是正式开始登山。《中庸》有云：“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荀夫子所言“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亦是同理。道家的老子也曾说过“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至理名言。尽管往圣先贤们一再苦心孤诣地告诫后代，无论怎么仰望天空，也必须脚踩大地，但很多人还是喜欢继续做着自己一步登天的美梦。

枫叶吐火山色新，曲折蜿蜒的泰山御道，犹如一首抑扬顿挫的朝天神曲。盘道两侧茂林涧草，应合着松涛阵阵。在温带季风气候的滋润下，满山合抱之木不知有多少。古今文人骚客、帝王将相留在岩石上的题字碑刻涉目成赏，更给雄峨的泰山平添了几分典雅斯文。

一路行来，看到道路正中摆放着不少菩萨、财神的塑像，大小不一。这些泥菩萨们并不能表明国人的信仰，倒是反衬出其无知与迷信。佛法有云：“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然而大多数世人求神拜佛却多为名利二字。古人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道祖佛陀，亦为之奈何。

《金刚经》

此经是印度早期的大乘佛教经典，全称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简称《金刚经》，主要记录佛陀与长老须菩提之间的对话，后由阿难记诵。佛教传入中国后先后有六种译本，其中又以姚秦鸠摩罗什法师所译者最为盛行。《金刚经》在佛教典籍中享有崇高地位，被称作“诸佛之母”，历代大德推崇备至。

金刚即金刚石，为世间最为坚硬的矿物，以此比喻佛法永驻坚固不坏；般若为梵语音译，意为至高无上的智慧，非凡俗所能；波罗蜜亦是梵语音译，意为到达彼岸，佛法指从受苦轮回的娑婆世界超脱，到达清静安乐的彼岸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意为只要按《金刚经》修持就能证悟无上佛法、成就正等正觉，臻至佛菩萨的果位。

斗母宫旁的山径，可以直通经石峪的“晒经石”。溪谷的石坪上镌刻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遒劲古拙，大气磅礴，历来被尊为“大字鼻祖”“榜书之宗”。吟风弄月的文人至此，总喜欢赞几句“以径尺之大书，如作小楷，纤徐容与，绝无剑拔弩张之迹，擘窠大书，此为极则”，或是“如印泥画沙，草情篆韵，无所不备”。早已过了青葱岁月写弄吟唱的年纪，如今的我倒是对经文本身的兴趣更甚于书法。

要说这石上所刻的《金刚经》，乃是大乘佛教经典中的经典，甚至有人称其为佛门群经之首。所谓“金刚难坏句义聚，一切圣人不能入”，足可见其殊胜之处。用南怀瑾老先生的话说，《金刚经》的最伟大之处在于超越了一切宗教性，但也包含了一切宗教性。宗教虽是名相，但往往借假方能修真。

比起那些个引经据典侃侃而谈的信徒们，我正儿八经读过的佛经实在不算多，其中《金刚经》算一本。“一切佛法，本为凡夫说，非为佛说。”我不是研究佛教的专家学者，也没有遍览三藏十二部佛典的精力和智慧，能择一二有缘者慢慢体证，已是前世修来的福分。

过回马岭穿壶天阁，跨鹰石涧一步天桥，一口气攀越十二连盘至中天门。站在中天门北望，但见双峰夹道间的泰山十八盘浑如云门天梯，势若飞天游龙，挂在层林尽染的山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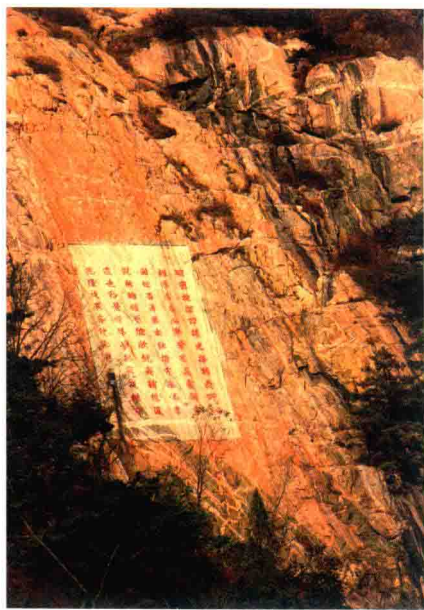
拔地五千丈，冲霄十八盘；山路九重叠，云梯遥通天。泰山之雄，至此尽览无余。细细回想起来，对泰山十八盘最初的印象还要追溯到小学语文课本的插图。至今仍记得，那篇课文是冯骥才先生的名篇《挑山工》。



泰山道上，三里一旗杆，五里一牌楼，自山下红门前的天阶坊一路行来，泰山御道上的石牌楼也堪称一景。每逢泰山的自然胜景或是人文古迹，必有一四角石坊立于路中。

盘路至五松亭，又有石坊赫然而立，额题“五大夫松”，始皇帝敕封之。坊西五株古松虽只余其二，仍不失当年瘦骨昂藏、遒劲古拙的风骨。相传秦始皇封禅泰山遇到暴风骤雨曾在松下避难，因此松护驾有空将其敕封为“五大夫松”，可惜被雷电所毁。后世以讹传讹，误作五棵松树。

御风崖下的万丈碑是整个泰山最大的摩崖石刻，书法出自“十全老人”乾隆的手笔。远远望去，它就好像一块从天而降的印章，给泰山石壁盖上了一个硕大无比的印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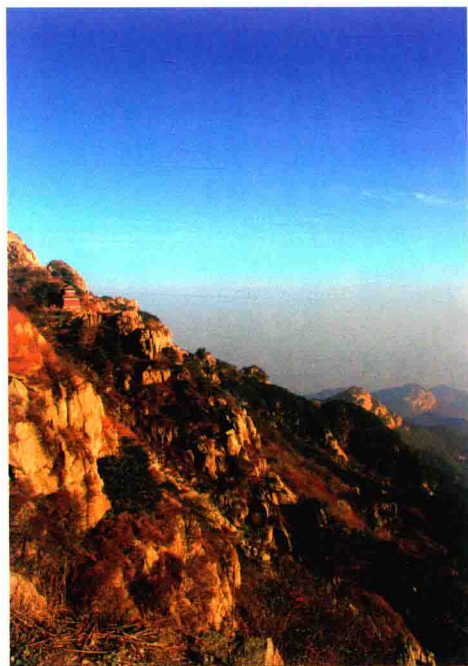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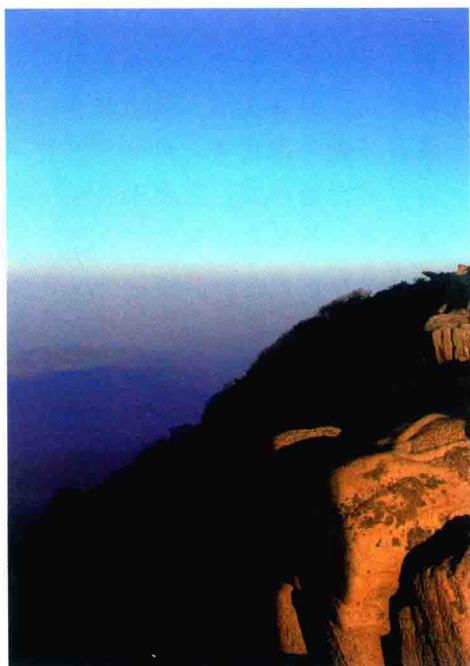
云步桥下流水不腐，长响古今。桥畔立有一碑，上书“从善如登”以警醒世人。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千年修道不敌一念成魔。忽然想起神秀大师“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的传世名偈，虽然此偈被六祖慧能的那句“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盖过一头，但若将其践于修持则自能免入三恶道。

从中天门至十八盘，望之不觉远而趋之久难近。对松山下仰望十八盘，九折十八弯的山路蜿蜒似蛇，又如天梯倒挂，真乃愁煞路人。

人行其间，后者见前者履底，前者见后者发顶。登之则五步一转，十步一回，愈盘愈险，愈高愈险。自忖论登山绝非无能之辈，而至此面对“慢十八，紧十八，不紧不慢又十八”的泰山道，亦只能俯首。

及南天门，长吁一声，回首道路蹉跎，一览众山小。秋空明净，光与影以鲜丽明快的线条流泻分割着山河大地，自然之伟大与人类之渺小展露无遗。绝壁上铁画银钩刻着“发育万物，峻极于天”八个大字，放眼九州之内，再没有一座大山可以承载这八个字的重量。

与南方山岳的清灵毓秀截然不同，泰山立石如刀、坐石如虎，处处散发着北方山系特有的厚重与沧桑。泰山其雄而其气浩然，至大至刚，充塞天地之间。这浩然正气哺育出的泰山石，自非凡俗之物。



泰山石敢当，三尺三寸高，却可镇一切不详之邪，传说轩辕黄帝就是在它的帮助下才最终打败蚩尤。“师猛虎，石敢当，所不侵，龙未央。”在神州大地，它的声名跨越千年，早已成为江湖上不老的传说，永镇着江山社稷、日月乾坤。

天街路漫漫，云行长风信，落叶飞花中历百级石梯登至岱顶碧霞祠。中国民间信仰中有“北元君，南妈祖”的说法。南方临海，多信仰天后妈祖；北方多山，多信仰碧霞元君。碧霞元君，尊号东岳泰山天仙玉女碧霞元君，不过当地老百姓更喜欢称其为泰山老奶奶，人们对她的爱戴和崇敬之情由此可见一斑。

泰山上下，大大小小纪念碧霞元君的庙祠山洞俯仰即是，无不香火鼎盛。其中规模最大者，非这岱顶天街的碧霞祠莫属。还没到跟前，老远便看见道观里人头攒动的热闹景象，这些人大都是前来烧高香的“信徒”，听口音还有不少是千里迢迢专程而来的。从摩肩接踵的人群钻至殿前，权当是在练习身法。碧霞祠大殿中央端坐着的正是“庇佑众生，灵应九州”的碧霞元君，东西两侧则分别供奉着眼光娘娘与送子娘娘。

岱顶的游客还没有散去，碧霞祠的道士们就忙不迭地从功德箱往外捞钱，在众人面前肆无忌惮地用麻袋扛走。世衰道微，连出家人也不再清静。碧霞祠外，礼敬三支清香，外奉道、经、师三宝，内养精、气、神三花。